

杨筱艳勇敢成长系列

爸爸的河

杨筱艳 著



少年儿童出版社

杨筱艳勇敢成长系列

爸爸的河

杨筱艳 著

少年儿童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 I P)数据

爸爸的河 / 杨筱艳著. —上海: 少年儿童出版社, 2017.8

(杨筱艳勇敢成长系列)

ISBN 978-7-5589-0003-7

I. ①爸… II. ①杨… III. ①儿童小说—中篇小说—小说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87.47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7)第056040号



杨筱艳勇敢成长系列

爸爸的河

杨筱艳 著

陈 舒 图

赵晓音 装帧

责任编辑 朱妍婷 张晖月 美术编辑 赵晓音

责任校对 陶立新 技术编辑 陆 贇

出版 少年儿童出版社

地址 200052 上海延安西路1538号

发行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

地址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193号

易文网 www.ewen.co 少儿网 www.jcph.com

电子邮件 postmaster@jcph.com

印刷 苏州市越洋印刷有限公司

开本 720×980 1/16 印张 16.75 字数 160千字

2017年8月第1版第1次印刷

ISBN 978-7-5589-0003-7 / I · 4132

定价 28.00元
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如发生质量问题, 读者可向工厂调换

目 录



暴走的八月 / 001

爸爸的河 / 030

再见，耳朵花 / 044

秋启明的诡计 / 068

洞 / 082

小鱼，小鱼，你在哪里 / 094

手机里的麦田 / 101

糯米，糯米 / 107

楚什么 / 116

黄昏里的猫 / 183



暴走的八月

曾楚是在走出一站路的时候发现身后的“尾巴”的。

一道小小的身影，老是跟在他身后。

满大街都是这种穿着条纹T恤和七分裤的男孩，晒得黑黑的，像一道小小的黑色闪电，划过路口。都是偷跑出来玩的小孩，暑假里偶尔被开了锁的小猴子。

后来曾楚发现不对劲了。

那个小孩，拖着一道自己的影子，总是跟在他身后。

还有点躲躲闪闪的。

越是躲闪，越是叫人起了疑心。

曾楚近视，天太热没戴眼镜，看不清楚男孩的脸。他掏出眼镜戴上，一看，天！居然是那个家伙。

曾楚不理他，继续走自己的路。

他背上背着包，塞得鼓鼓的，大太阳底下再晒就要爆成一朵巨大的爆米花。

八月，三伏，大太阳。

晒得路发软，路面白花花一片，树叶焦枯，树枝纹丝不动，被酷热给凝住了。

—
—

出城门了。

城门洞里阴凉舒爽，古老的城砖是青黑色的。

曾楚停下来凉快一下，转眼就又看到了那个男孩。

男孩站在城门洞外，不敢进阴凉里来，老实可怜地在太阳地里站着。

曾楚背好包，出城。

步伐大而暴躁。

三
三
三

陈子豪期末考一败涂地，三门功课都在及格线上低空飞过，老师的评语是：你很聪明，但请将才智用于学习……

评语写得挺长，拐弯抹角，总之就是说，陈子豪的问题很多。

老师的字很细小，全部往右倾斜，像风里的一片麦田。

妈妈从外地回来，行李还没放稳就横眉怒目地痛骂了子豪一顿。

耳背又有点糊涂的外婆也在一旁说个不停：“他不听我的话呀，天天就晓得玩电脑，你给的钱一百一百地拿出去买什么电脑里头的东西……”

陈子豪颇不服气，斜眼冷冷地盯着妈妈。

妈妈暴怒说：“你还敢对我翻白眼！”

陈子豪撇撇嘴哼了一声。

后来还是妈妈软下来，下了面给大家吃。

面软汤宽，碗里浮着火腿肠和碧绿的青菜，金黄的是肉皮，黑的是木耳，往面下掏一掏，掏出两个荷包蛋。这是妈妈唯一拿手的饭菜。

没过两天妈妈说：“我给你请好了补习老师，给你做一对一的辅导，补数学，也补英语，顺便看着你写暑假作业，省得你快到开学了鸡犬不宁地赶。”

陈子豪利落地说：“我才不要补课。”

妈妈声音立刻拔得高高尖尖：“你只管想，要我说了才作数。”

我是求爷爷告奶奶、七弯八拐才找到这个老师，好说歹说人家才答应给你补，你要识相点，不要皮痒。”

外婆又在一旁叨咕，怪陈子豪踢完球回来热头热脑、夹泥夹汗地用她的毛巾擦头擦脸，澡都不洗就又去玩电脑。

“擦完汗你倒是把毛巾拿出来洗一洗呀，往犄角旮旯里一塞，都捂馊了。”

外婆沙沙的声音里夹着妈妈尖厉的嗓门儿：“我警告你，球不准踢了，不准游泳，电脑明天我就把主机搬走，你一门心思给我补课。我的钱不是大风刮来的，不能白花。”

陈子豪大声宣布：“我不补！”

妈妈声音软下来：“你算是体谅体谅妈妈，我一个人带你不容易，赚钱也不容易，我后天还要到外地去。”

陈子豪最怕妈妈说这个。



出了城是一条笔笔直的公路。

曾楚掏钱买了瓶冰矿泉水，喝一半另一半浇头上了。头顶热到冒烟，冰水浇上去滋滋响。

曾楚擦了擦脸上的水，转眼又看到那个小孩。

这回他离曾楚近了一点，眼巴巴地看着曾楚手里还剩了一个底的矿泉水瓶，眉头奋力皱起来，舌头不断地舔着嘴唇。

曾楚把剩下的一点水全倒在地上。

水渗进土里，几乎是一瞬间，就被吸进去了，一点水痕都没留下。曾楚不用看也知道那个小孩脸上一定有失望的表情，这让曾楚感到一点点无趣的痛快。

再走下去，真的出城了，这小坏蛋认不认得回家的路？

曾楚决定不去担心，小坏蛋年纪虽小，却有股走南闯北的江湖气，他怕什么？他什么都敢做，这小坏蛋！

五

从头一回见面，陈子豪和曾楚相互就很不喜欢。

陈子豪觉得曾楚样子普通，既不帅也不潇洒，不酷也不牛，穿得也土里土气。

还是个年轻老师，就有了老师标准的派头：四四方方，硬邦邦的，什么也不喜欢，什么也不许人喜欢，只要作业本上错了一点点，就用一个大红叉从本子头划到本子尾。

一看就不是真喜欢当老师的人，但是偏偏当了老师，搞得好像他找不着别的工作是学生欠他似的。

果然，这位补习老师一上来就让他写暑假作业，还规定在一小时以内完成至少五页！也不管那五页里有多少难题，有多少莫名其妙的题！

陈子豪想，头一回交手，给你点面子，随便写写。

果然他不满意陈子豪写的作业，开始讲解，还不如不讲，按部就班，无聊透顶，一点幽默感也没有，还不如自个儿学校里的老师。

曾楚头一眼看到陈子豪就知道这是个差生，就是那种一天要被骂上好几十遍，几乎每堂课都会被罚站的小孩。被批评得多了，渐渐地眉眼间就添了一丝冷硬，脸皮就成了铜墙铁壁，导弹打上去也只会留一个白坑儿。别看自己才教了一年书，还没转正，这种小孩子也颇见过几个。

陈子豪和曾楚，头回见面，就差对对方说出“你真讨厌”这四个字了。

六

曾楚出来一整天了，他不清楚像自己这样的一个人，很少运动，出门旅行也不多，一天到底可以走多少路，可以走多远。

他走得很快，脚步很重，咚咚地一脚一脚把心里的愤恨委屈踩到地底下去。

愤怒裹挟着他，推动着他，一天走下来，他竟然没觉得累。

陈子豪这几天都在曾楚家楼下埋伏，前几天他就在这儿补课。这里是一片旧小区，一式一样的房子，一式一样的车棚，一式一样的窄路，一式一样的路灯，没有任何标志，可陈子豪认路的本领很强。

今天他看见曾楚走下楼了，背着大包。陈子豪下意识地就跟了上去。

陈子豪尽可能地躲闪着曾楚的视线，但是他知道，曾楚还是很快发觉了他的跟随。

陈子豪索性跟得更紧一些，有几次，他几乎是走在曾楚拖出的一方影子里。

中午时，曾楚的影子短胖稚幼得像一个小娃娃，现在是傍晚，他的影子也长大了。

曾楚猛地回过头，怒目看着陈子豪。

“你跟着我干吗？”

“不干吗。”

“走开！别让我再看见你。”

不走怎么样，这句话陈子豪没说出来。

七

这是出城之后的第一个小镇子，只有一条不宽的街，尘土飞扬，两边是小店。家家端出水来，泼在大太阳下暴晒了一整天的水泥路上，

升起一片热乎乎的水腥气。

曾楚发现，那个跟在他身后的小孩不见了踪影。

曾楚打算找家干净点的小店吃晚饭。

他走到一家小吃铺门口，小吃铺卖锅盖面，门口置一油桶改制的大炉，上面一口大锅。在腾起的白茫茫的热气里，曾楚又看见了那个小孩。

他不一个人。

他身边有一个小个子男人，黝黑干瘦如一枚枣核儿。

小个子男人正在跟陈子豪说话。

曾楚在小吃铺门前摆着的座位上坐下来。

小个子男人拿了个塑料的玩具汽车，像是要送给陈子豪，陈子豪瞥了那明显粗糙的玩具一眼，没伸手。

曾楚还坐在那儿，开始点吃的，一边斜眼盯着不远处的两人。

小个子男人拿出一瓶黄灿灿的饮料，殷勤地请陈子豪喝。

陈子豪伸过手去。

曾楚拍案而起，带翻了腿边的凳子，冲过去，一把揪住陈子豪被汗水浸得稀软的T恤领子，把他拽了过来。

八

曾楚睡在小镇里唯一的一家小旅馆的单人铺上。

夜晚的小镇寂静无声，偶有一两声狗叫，窄窗外黑洞洞的，不见半点灯光，窗口正对着一条长巷，有过堂风。正是好睡时，曾楚却怎么也睡不着。

屋里有一点微光，是手机在充电，那一点光底下另有一张床铺，上面睡着陈子豪。

曾楚想，出来一整天，原以为暴走可以化解心中的怒气郁闷，却不料怒气与郁闷的源头却尾随而来，如同甩不掉的影子。

曾楚回想起傍晚那会儿借电话给陈子豪，叫他打回去让家长来接他走。

“我妈又到外地做生意去了，下礼拜才回来。”陈子豪说。

“那就打给你外婆，你不是跟外婆住吗？”

“我外婆不怎么管我。”陈子豪说。

事实上外婆有点头脑不清，偶尔清醒。大多数时候，她只记得自己在哪里藏了块毛巾、衣料或是毛线什么的。

电话打过去，却是保姆接的，一口家乡话，曾楚老半天才听出个大概。

说是老外婆病了，她只是来照顾老的，并不负责照顾小的。请老师多关照陈子豪，干脆就带他两天，回头她通知老外婆。老外婆病就是好了也接不了他，自己不走丢了就算好的。

曾楚说：“岂有此理，我又不是他们家的用人！”

那边说：“叫她妈回来补你工资。”

曾楚说：“不是钱的事，要不你报警叫警察来带孩子回去好了。我们在……”

那边已挂掉了电话。

曾楚急了，自己按下了110，到底还是没有拨出去。

曾楚愤愤然捶了下床板。

这一家子全混账，这叫什么事啊。

陈子豪在那一边香香地睡去。

九

头一次补习课可谓不欢而散。

曾楚说陈子豪神游天外，希望下次他能带上灵魂来这里补课，如果只有躯壳就不要来了。

陈子豪想，不来就不来，谁想来！一个补习老师当自己是真老师。本来是真老师出来替人家做家教挣钱就变成假老师了。

陈子豪回家就跟妈妈说，不想补了。妈妈不同意，说好不容易托了人才找到一个在职的老师，能补数学又能补英语。

“这个由不得你，你必须补！”

于是又补一回课。

陈子豪觉得这个老师只会讽刺人，课讲得快而复杂，让人听不懂。曾楚觉得这个小孩真是顽劣，有一个榆木疙瘩一样的脑袋。

陈子豪求妈妈退掉补习，妈妈大发雷霆，说休想。

“我告诉你，不仅七月要补，八月我也打算请曾老师给你补习。

八月中我就回来了，天天押也要把你押去补！”

+

暴走的第二天。

曾楚往下一个镇子走去，身后拖着一个尾巴。

陈子豪还穿着昨天的那身衣裳，他没得换，昨晚冲了凉水澡，身上有肥皂的香气，而衣服上还是汗气腾腾。

一路上曾楚一句话也不跟陈子豪说，陈子豪也不敢上前去，老实地走在曾楚拖下来的一方阴影中。

中午的时候，到了下一个镇子。

这个镇子大些，交通也方便些，产葡萄，这个季节有人来农家游，街边尽是小饭店，家家店门前挑起一幅白底红字的幌子，上写农家菜，在满街的油气里偶尔飘动一下。

曾楚要了两个菜与米饭，自顾自坐下来开吃。

菜也不见得有多好吃，但走了一上午饿极了时吃来也香得很。只是贵，一盘南瓜藤炒鸡蛋竟收二十五块钱。

陈子豪蹭在一边不敢坐。

曾楚一通大嚼之后又盛了碗米饭，将剩下的菜与这碗饭一并推给陈子豪。

陈子豪胃里欢呼，坐下来，将剩菜汁拌进米饭里，飞快地往嘴里划拉。

“等我妈回来还给你钱。”陈子豪呼呼噜噜地吃。

曾楚说：“谁要你们家臭钱。你一直以为我是图你妈的钱吧？要不是你妈托人求我，我才懒得给你补课。一边儿去吧。”

吃完饭曾楚就买了长途车的票，塞给陈子豪，再把他塞进车子里。

车开了，裹着一团灰尘，灰尘落了，曾楚看见陈子豪站在站牌下，望着自己。

十一

镇子还有几处可以看看的农家景致，曾楚决定走一走，当没看见陈子豪如影随形。

镇子里有一古戏台，说是有五百年历史，曾楚找到它时只觉它破败得对不起自己走这么一趟。那不是古迹虽败犹荣的破败，而是破得恶劣不堪。一看，哪里像古迹了，就一个破土台子，几根朽木。古戏台侧边一座旧祠堂在它的映衬下倒是有点气宇轩昂。

旧祠堂门半掩，曾楚走过去看，陈子豪也跟过去。

曾楚近视，祠堂里黑洞洞的，他好一会儿才适应。陈子豪却是眼尖，一眼瞧见祠堂一角放置的一个黑乌乌的长方形东西。

“那是什么？”陈子豪试探着问曾楚。

“是棺材。”这是曾楚头一回好好地回答陈子豪的问题，也许是下意识的。

“棺材是用来装死人的吗？”

“嗯。”

“为什么要装在棺材里头？人死了不是火化吗？”

“嗯，有的老年人，还是喜欢在火化前睡一睡棺材。”

“为什么？”

“我怎么知道死人的心思！”

“人都要死吗？”

“嗯。”

“人为什么会死呢？”

“老了就死了，病了也会死，人心情不好也会自己找死。”

陈子豪突然上前一把拉住曾楚的衣角，用力把他拉出祠堂。

外头的大太阳迎面扑来，这让陈子豪大大地松了口气，却还没有放开曾楚的衣角。

“昨天刚咽的气，只在棺材里头摆一天，马上就下葬，天太热。”路边有一个男人对他们说，“你们是来送葬的？他们家的城里亲戚？”

曾楚含糊答应着走开。

江南八月，水稻扬花灌浆。田间一片潋潋的水光，无风，像一面镜子。田头稍高处，是小坡。坡上有碑。

“那些是什么？”

“是坟。”

“为什么埋在那里？”